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<<城南旧事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城南旧事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61344972

10位ISBN编号：756134497X

出版时间：2009-01

出版时间：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作者：林海音

页数：332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http://www.tushu007.com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前言

冬阳·童年·骆驼队骆驼队来了，停在我家的门前。
它们排列成一长串，沉默地站着，等候人们的安排。
天气又干又冷。
拉骆驼的摘下了他的毡帽，秃瓢儿上冒着热气，是一股白色的烟，融入干冷的大气中。
爸爸在和他讲价钱。
双峰的驼背上，每匹都驮着两麻袋煤。
我在想，麻袋里面是“南山高末”呢，还是“乌金墨玉”？
我常常看见顺城街煤栈的白墙上，写着这样几个大黑字。
但是拉骆驼的说，他们从门头沟来，他们和骆驼是一步一步走来的。
另外一个拉骆驼的在招呼骆驼们吃草料。
它们把前脚一屈，屁股一撅，就跪了下来。
爸爸已经和他们讲好价钱了。
人在卸煤，骆驼在吃草。
我站在骆驼面前，看它们吃草料咀嚼的样子：那样丑的脸，那样长的牙，那样安静的态度，它们咀嚼的时候，上牙和下牙交错的磨来磨去，大鼻孔里冒着热气，白沫子沾满在胡须上。
我看得呆了，自己的牙齿也动起来。
老师教给我，要学骆驼，沉得住气的动物。
看它从不着急，慢慢地走，慢慢地嚼；总会走到的，总会吃饱的。
也许它们天生是该慢慢的，偶然躲避车子跑两步，姿势很难看。
骆驼队伍过来时，你会知道，打头儿的那一匹，长脖子底下总会系着一个铃铛，走起来，“当、当、当”的响。
“为什么要系一个铃铛？
”我不懂的事就要问一问。
爸爸告诉我，骆驼很怕狼，因为狼会咬它们，所以人类给它们戴上了铃铛，狼听见铃铛的声音，知道那是有人类在保护，就不敢侵犯了。
我的幼稚心灵中却充满了和大人不同的想法，我对爸爸说：“不是的，爸！
它们软软的脚掌走在软软的沙漠上，没有一点点声音，你不是说，它们走上三天三夜都不喝一口水，只是不声不响地咀嚼着从胃里倒出来的食物吗？
一定是拉骆驼的人类，耐不住那长途寂寞的旅程，所以才给骆驼戴上了铃铛，增加一些行路的情趣。
”爸爸想了想，笑笑说：“也许，你的想法更美些。
”冬天快过完了，春天就要来，太阳特别的暖和，暖得让人想把棉袄脱下来。
可不是么？
骆驼也脱掉它的旧驼绒袍子啦！
它的毛皮一大块一大块地从身上掉下来，垂在肚皮底下。
我真想拿把剪刀替它们剪一剪，因为那太不整齐了。
拉骆驼的人也一样，他们身上那件反穿大羊皮袄，也都脱了下来，搭在驼背的小峰上。
麻袋空了，“乌金墨玉”都卖了，铃铛在轻松的步伐里响得更清脆。
夏天来了，再不见骆驼的影子，我又问妈：“夏天它们到哪里去？
”“谁？
”“骆驼呀！
”妈妈回答不上来了，她说：“总是问，总是问，你这孩子！
”夏天过去，秋天过去，冬天又来了，骆驼队又来了，但是童年却一去不还。
冬阳底下学骆驼咀嚼的傻事，我是再也不会做了。
可是，我是多么想念童年住在北京城南的那些景色和人物啊！
我对自己说，把它们写下来吧，让实际的童年过去，心灵的童年永存下来。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就这样，我写了一本《城南旧事》。
我默默地想，慢慢地写。
看见冬阳下的骆驼队走过来，听见缓慢悦耳的铃声，童年重临于我的心头。

内容概要

本书 具有极强的平民意识，一部纯美的散文式的电影；一种委婉的诗意，一片宁静的意境；近乎一幅素雅、淡泊、简约的中国水墨画；满含人间烟火味，却无半分名利心。
　本书满含着怀旧的基调，它将其自身包含的多层次的情绪色彩，以一种自然的、不着痕迹的手段精细地表现出来。
影片中的一切都是那样有条不紊，缓缓的流水、缓缓的驼队、缓缓而过的人群、缓缓而逝的岁月……景、物、人、事、情完美结合，似一首淡雅而含蓄的诗。

作者简介

林海音（1918-2001），原名林含英，原籍台湾省苗栗县。
1918年3月18日生于日本大阪，不久即返台，当时台湾已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，其父不甘在日寇铁蹄下生活，举家迁居北京，林海音即在北京长大。
曾先后就读于北京城南厂甸小学、北京新闻专科学校，毕业后任《世界日报》记者。
不久与报社同事夏承楹结婚。
1948hz8月同丈夫带着三个孩子回到故乡台湾，任《国语日报》编辑。
1953年主编《联合报》副刊，开始文艺创作，并兼任《文星》杂志编辑和世界新闻学校教员，1967年创办《纯文学杂志》，以后又经营纯文学出版社。
林海音的作品极其丰富。
著有散文集《窗》、《两地》、《做客美国》、《芸窗夜读》、《剪影话文坛》、《一家之主》、《家住书坊边》；散文小说合集《冬青树》；短篇小说集《烛心》、《婚姻的故事》、《城南旧事》、《绿藻与咸蛋》；长篇小说《春风》、《晓云》、《孟珠的旅程》；广播剧集《薇薇的周记》、《林海音自选集》、《林海音童话集》等。

<<城南旧事>>

书籍目录

◎第一编 城南旧事　冬阳•童年•骆驼队　惠安馆　我们看海去　兰姨娘　驴打滚儿　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　后记　英子对英子◎第二编 英子的乡恋　北平漫笔　虎坊桥　天桥上当记　骑毛驴儿逛白云观　我的童玩　家住书坊边　我的京味儿回忆录　友情　思冰令人老　台北温泉漫写　秋游狮头山　台南“度小月”　相思仔　竹　爱玉冰　新竹白粉　爱与牵手　台湾民俗杂辑◎第三编 未了的情缘　爱情的散步-　初恋　一件旗袍　爱情像把扇子　母亲的秘密　小红鞋　堕胎记　迟开的杜鹃　金鲤鱼的百裥裙　奔向光明　雨　冬青树　玫瑰　会唱的球　两粒芝麻　贫非罪　萝卜干的滋味　谢谢你，小姑娘　母亲是好榜样　蟹壳黄◎第四编 生命的风铃　敬老四题　亲情•友情•爱情　永无止境的崇敬心情　略记梁实秋先生的几封信　关于许地山　谈老舍及其文体　沈从文和他的作品　女子弄文诚可喜　宜兰街上一少年　一生儿爱好是天然　略记吾师金秉英　念远方的沉樱　“野女孩”和“严肃先生”　亮丽且温柔　我所知道的桂文亚　遥念胡蝶　闲庭寂寂景萧条

章节摘录

惠安馆传奇一太阳从大玻璃窗透进来，照到大白纸糊的墙上，照到三屉桌上，照到我的小床上来了。
我醒了，还躺在床上，看那道太阳光里飞舞着的许多小小的，小小的尘埃。
宋妈过来掸窗台，掸桌子，随着鸡毛掸子的舞动，那道阳光里的尘埃加多了，飞舞得更热闹了，我赶忙拉起被来蒙住脸，是怕尘埃把我呛得咳嗽。
宋妈的鸡毛掸子轮到来掸我的小床了，小床上的棱棱角角她都掸到了，掸子把儿碰在床栏上，格格地响，我想骂她，但她倒先说话了：“ 还没睡够哪！
”说着，她把我的被大掀开来，我穿着绒褂裤的身体整个露在被外，立刻就打了两个喷嚏。
她强迫我起来，给我穿衣服。
印花斜纹布的棉袄棉裤，都是新做的，棉裤筒多可笑，可以直立放在那里，就知道那棉花够多厚了。
妈正坐在炉子边梳头，倾着身子，一大把头发从后脖子顺过来，她就用篦子篦呀篦呀的，炉上是一瓶玫瑰色的发油，天气冷，油凝住了，总要放在炉子上化一化才能擦。
窗外很明亮，干秃的树枝上落着几只不怕冷的小鸟，我在想，什么时候那树上才能长满叶子呢？
这是我们在北京过的第一个冬天。
妈妈还说不好北京话，她正在告诉宋妈，今天买什么菜。
妈不会说“ 买一斤猪肉，不要太肥。
”她说：“ 买一斤租漏，不要太回。
”宋妈梳完了头，用她的油手抹在我的头发上，也给我梳了两条辫子。
我看宋妈提着篮子要出去了，连忙喊住她：“ 宋妈，我跟你去买菜。
”宋妈说：“ 你不怕惠难馆的疯子？
”宋妈是顺义县的人，她也说不好北京话，她说成“ 惠难馆 ”，妈说成“ 灰娃馆 ”，爸说成“ 飞安馆 ”，我随着胡同里的孩子说“ 惠安馆 ”，到底哪一个对，我不知道。
我为什么要怕惠安馆的疯子？
她昨天还冲我笑呢！
她那一笑真有意思，要不是妈紧紧拉着我的手，我就会走过去看她，跟她说话了。
惠安馆在我们这条胡同的最前一家，三层石台阶上去，就是两扇大黑门凹进去，门上横着一块匾，路过的时候爸爸教我念过：“ 飞安会馆 ”。
爸说里面住的都是从“ 飞安 ”那个地方来的学生，像叔叔一样，在大学里念书。
“ 也在北京大学？
”我问爸爸。
“ 北京的大学多着呢，还有清华大学呀！
燕京大学呀！
”“ 可以不可以到飞安不，惠安馆里找叔叔们玩一玩？
”“ 做晤得！
做晤得！
”我知道，我无论要求什么事，爸终归要拿这句客家话来拒绝我。
我想总有一天我要迈上那三层台阶，走进那黑洞洞的大门里去的。
惠安馆的疯子我看见好几次了，每一次只要她站在门口，宋妈或者妈就赶快捏紧我的手，轻轻说：“ 疯子！
”我们便擦着墙边走过去，我如果要回头再张望一下时，她们就用力拉我的胳臂制止我。
其实那疯子还不就是一个梳着油松大辫子的大姑娘，像张家李家的大姑娘一样！
她总是倚着门墙站着，看来来往往过路的人。
是昨天，我跟着妈妈到骡马市的佛照楼去买东西，妈是去买擦脸的鸭蛋粉，我呢，就是爱吃那里的八珍梅。
我们从骡马市大街回来，穿过魏染胡同，西草厂，到了椿树胡同的井窝子，井窝子斜对面就是我们住的这条胡同。

刚一进胡同，我就看见惠安馆的疯子了，她穿了一件绛紫色的棉袄，黑绒的毛窝，头上留着一排刘海儿，辫子上扎的是大红绒绳，她正把大辫子甩到前面来，两手玩弄着辫梢，愣愣地看着对面人家院子里的那棵老洋槐。
干树枝子上有几只乌鸦，胡同里没什么人。
妈正低头嘴里念叨着，准是在算她今天共买了多少钱的东西，好跟无事不操心的爸爸报帐，所以妈没留神已经走到了“ 灰娃馆 ”。
我跟在妈的后面，一直看疯子，竟忘了走路。
这时疯子的眼光从洋槐上落下来，正好看到我，她眼珠不动地盯着我，好像要在我的脸上找什么。
她的脸白得发青，鼻子尖有点红，大概是冷风吹冻的，尖尖的下巴，两片薄嘴唇紧紧地闭着。
忽然她的嘴唇动了，眼睛也眨了两下，带着笑，好像要说话，弄着辫梢的手也向我伸出来，招我过去呢。
不知怎么，我浑身大大地打了一个寒战，跟着，我就随着她的招手和笑意要向她走去。
可是妈回过头来了，突然把我一拉：“ 怎么啦，你？
”“ 嗯？
”我有点迷糊。
妈看了疯子一眼，说：“ 为什么打哆嗦？
是不是怕是不是要溺尿？
快回家！
”我的手被妈使劲拖拉着。
回到家来，我心里还惦念着疯子的那副模样儿。
她的笑不是很有意思吗？
如果我跟她说话我说：“ 嗯！
”她会怎么样呢？
我愣愣地想着，懒得吃晚饭，实在也是八珍梅吃多了。
但是晚饭后，妈对宋妈说：“ 英子一定吓着了。
”然后给我沏了碗白糖水，叫我喝下去，并且命令我钻被窝睡觉。
这时，我的辫子梳好了，追了宋妈去买菜，她在前面走，我在后面跟着。
她的那条恶心的大黑棉裤，那么厚，那么肥，裤脚缚着。
别人告诉妈说，北京的老妈子很会偷东西，她们偷了米就一把一把顺着裤腰装进裤兜子，刚好落到缚着的裤脚管里，不会漏出来。
我在想，宋妈的肥裤脚里，不知道有没有我家的白米？
经过惠安馆，我向里面看了一下，黑门大开着，门道里有一个煤球炉子，那疯子的妈妈和爸爸正在炉边煮什么。
大家都管疯子的爸爸叫“ 长班老王 ”，长班就是给会馆看门的，他们住在最临街的一间屋子。
宋妈虽然不许我看疯子，但是我知道她自己也很爱看疯子，打听疯子的事，只是不许我听我看就是了。
宋妈这时也向惠安馆里看，正好疯子的妈妈抬起头来，她和宋妈两人同时说“ 吃了吗？
您！
”爸爸说北京人一天到晚闲着没有事，不管什么时候见面都要问吃了没有。
出了胡同口往南走几步，就是井窝子，这里满地是水，有的地方结成薄薄的冰，独轮的水车来一辆去一辆，他们扭着屁股推车，车子吱吱口丑口丑的响，好刺耳，我要堵起耳朵啦！
井窝子有两个人在向深井里打水，水打上来倒在一个好大的水槽里，推水的人就在大水槽里接了水再送到各家去。
井窝子旁住着一个我的朋友和我一般高的妞儿。
我这时停在井窝子旁边不走了，对宋妈说：“ 宋妈，你去买菜，我等妞儿。
”妞儿，我第一次是在油盐店里看见她的。
那天她两只手端了两个碗，拿了一大枚，又买酱，又买醋，又买葱，伙计还逗着说：“ 妞儿，唱一段

才许你走！
”妞儿眼里含着泪，手摇晃着，醋都要洒了，我有说不出的气恼，一下窜到妞儿身旁，插着腰问他们：“凭什么？
”就这样，我认识了妞儿。
妞儿只有一条辫子，又黄又短，像妈在土地庙给我买的小狗的尾巴。
第二次看见妞儿，是我在井窝子旁边看打水。
她过来了，一声不响地站在我身边，我们俩相对笑了笑，不知道说什么好。
等一会儿，我就忍不住去摸她那条小黄辫子了，她又向我笑了笑，指着后面，低低的声音说：“你就住在那条胡同里？
”“嗯。
”我说。
“第几个门？
”我伸出手指头来算了算：“一，二，三，四，第四个门。
到我们家去玩。
”她摇摇头说：“你们胡同里有疯子，妈不叫我去。
”“怕什么，她又不吃人。
”她仍然是笑笑的摇摇头。
妞儿一笑，眼底下鼻子两边的肉就会有两个小漩涡，很好看，可是宋妈竟跟油盐店的掌柜说：“这孩子长得俊倒是俊，就是有点薄，眼睛太透亮了，老像水汪着，你看，眼底下有两个泪坑儿。
”我心里可是有说不出的喜欢她，喜欢她那么温和，不像我一急宋妈就骂我的：“又跳？
又跳？
小暴雷。
”那天她跟我在井窝子边站一会儿，就小声地说：“我要回去了，我爹等着我吊嗓子。
赶明儿见！
”我在井窝子旁跟妞儿见过几次面了，只要看见红棉袄裤从那边闪过来，我就满心的高兴，可是今天，等了好久都不见她出来，很失望，我的绒褂子口袋里还藏着一小包八珍梅，要给妞儿吃的。
我摸摸，发热了，包的纸都破烂了，粘乎乎的，宋妈洗衣服时，我还得挨她一顿骂。
我觉得很没意思，往回家走，我本来想今天见妞儿的话，就告诉她一个好主意，从横胡同穿过到我家，就用不着经过惠安馆，不用怕看见疯子了。
我低头这么想着，走到惠安馆门口了。
“嘿！
”吓了我一跳！
正是疯子。
咬着下嘴唇，笑着看我。
她的眼睛真透亮，一笑，眼底下就像宋妈说的，怎么也有两个泪坑儿呀！
我想看清楚她，我是多么久以前就想看清楚她的。
我不由得对着她的眼神走上了台阶。
太阳照在她的脸上，常常是苍白的颜色，今天透着亮光了。
她揣在短棉袄里的手伸出来拉住我的手，那么暖，那么软。
我这时看看胡同里，没有一个人走过。
真奇怪，我现在怕的不是疯子，倒是怕人家看见我跟疯子拉手了。
“几岁了？
”她问我。
“嗯六岁。
”“六岁！
”她很惊奇地叫了一声，低下头来，忽然撩起我的辫子看我的脖子，在找什么。
“不是。

”她喃喃地自己说话，接着又问我：“看见我们小桂子没有？
”“小桂子？
”我不懂她在说什么。
这时大门里疯子的妈妈出来了，皱着眉头怪着急地说：“秀贞，可别把人家小姑娘吓着呀！
”又转过脸来对我说：“别听她的，胡说呢！
回去吧！
等回头你妈不放心，嗯，听见没有？
”她说着，用手扬了扬，叫我回去。
我抬头看着疯子，知道她的名字叫秀贞了。
她拉着我的手，轻摇着，并不放开我。
她的笑，增加了我的勇气，我对老的说：“不！
”“小南蛮子儿！
”秀贞的妈妈也笑了，轻轻地指点着我的脑门儿，这准是一句骂我的话，就像爸爸常用看不起的口气对妈说“他们这些北仔鬼”是一样的吧！
“在这玩不要紧，你家来了人找，可别赖是我们姑娘招的你。
”“我不说的啦！
”何必这么嘱咐我？
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，我都知道。
妈妈打了一只金镯子，藏在她的小首饰箱里，我从来不会告诉爸爸。
“来！
”秀贞拉着我往里走，我以为要到里面那一层一层很深的院子里去找上大学的叔叔们玩呢，原来她把我带进了他们住的门房。
屋里可不像我家里那么亮，玻璃窗小得很，临窗一个大炕，炕中间摆了一张矮桌，上面堆着活计和针线盒子。
秀贞从矮桌上拿起了一件没做完的衣服，朝我身上左比右比，然后高兴地对走进来的她的妈妈说：“妈，您瞧，我怎么说的，刚合适！
那么就开领子吧。
”说着，她又找了一根绳子绕着我的脖子量，我由她摆布，只管看墙上的那张画，那画的是一个白胖大娃娃，没有穿衣服，手里捧着大元宝，骑在一条大大的红鱼上。
秀贞转到我的面前来，看我仰着头，她也随着我的眼光看那张画，满是那么回事地说：“要看炕上看去，看我们小桂子多胖，那阵儿才八个月，骑着大金鱼，满屋里转，玩得饭都不吃，就这么淘……”
“行啦行啦！
不害臊！
”秀贞正说得高兴，我也听得糊里糊涂，长班老王进来了，不耐烦地瞪了秀贞一眼说她。
秀贞不理会她爸爸，推着我脱鞋上炕，凑近在画下面，还是只管说：“饭不吃，衣服也不穿，就往外跑，老是急着找她爹去，我说了多少回都不听，我说等我给多做几件衣服穿上再去呀！
今年的衬褂倒是先做好了，背心就差缝钮子了。
这件棉袄开了领子马上就好。
可急的是什么呀！
真叫人纳闷儿，到底是怎么档子事儿……”她说着说着不说了，低着头在想那纳闷儿的事，一直发愣。
我想，她是在和我玩“过家家儿”吧？
她妈不是说她胡说吗？
要是过家家儿，我倒是有一套玩意儿，小手表，小算盘，小铃铛，都可以拿来一起玩。
所以我就说：“没关系，我把手表送给小桂子，她有了表就有一定时候回家了。
”可是，这时我倒想起妈会派宋妈来找我，便又说“我也要回家了。
”秀贞听我说要走，她也不发愣了，一面随着我下了炕，一面说：“那敢情好，先谢谢你啦！

看见小桂子叫她回来，外面冷，就说我不骂她，不用怕。
”我点了点头，答应她，真像有那么一个小桂子，我认识的。
我一边走着一边想，跟秀贞这样玩，真有意思；假装有一个小桂子，还给小桂子做衣服。
为什么人家都不许他们的小孩子跟秀贞玩呢？
还管她叫疯子？
我想着就回头去看，原来秀贞还倚着墙看我呢！
我一高兴就连跑带跳地回家来。
宋妈正在跟一个老婆子换洋火，房檐底下堆着字纸篓、旧皮鞋、空瓶子。
我进了屋子就到小床前的柜里找出手表来。
小小圆圆的金表，镶着几粒亮亮的钻石，上面的针已经不能走动了，妈妈说要修理，可一直放着，我很喜欢这手表，常常戴在手上玩，就归了我了。
我正站在三屉桌前玩弄着，忽然听见窗外宋妈正和老婆子在说什么，我仔细听，宋妈说：“后来呢？
”“后来呀，”换洋火的老婆子说：“那学生一去到如今就没回来！
临走的时候许下的，回他老家卖田卖地，过一个月就回来明媒正娶她。
好嘛！
这一等就是六年啦！
多傻的姑娘，我眼瞧着她疯的。
……”“说是怎么着？
还生了个孩子？
”“是呀！
那学生走的时候，姑娘她妈还不知道姑娘有了，等到现形了，这才赶着送回海淀义地去生的。
”“义地？
”“就是他们惠安义地，惠安人在北京死了就埋在他们惠安义地里。
原来王家是给义地看坟的，打姑娘的爷爷就看起，后来又让姑娘她爹来这儿当长班，谁知道出了这么档子事儿。
”“他们这家子倒是跟惠难有缘，惠难离咱们这儿多远哪？
怎么就一去不回头了呢？
”“可远喽！
”“那么生下来的孩子呢？
”“孩子呀，一落地就裹包裹包，趁着天没亮，送到齐化门城根底下啦！
反正不是让野狗吃了，就是让人捡去了呗！
”“姑娘打这儿就疯啦？
”“可不，打这儿就疯了！
可怜她爹妈，这辈子就生下这么个姑娘，唉！
”两个人说到这儿都不言语了，我这时已经站到屋门口倾听。
宋妈正数着几包红头洋火，老婆子把破烂纸往她的大筐里塞呀塞呀！
鼻子里吸溜着清鼻涕。
宋妈又说：“下回给带点刨花来。
那你跟疯子她们是一地儿的人呀？
”“老亲喽！
我大妈娘家二舅屋里的三姐算是疯子她二妈，现在还在看坟，他们说的还有错儿吗？
”宋妈一眼看见了我，说：“又听事儿，你。
”“我知道你们说谁。
”我说。
“说谁？
”“小桂子她妈。
”“小桂子她妈？

”宋妈哈哈大笑，“你也疯啦？
哪儿来的小桂子她妈呀？
”我也哈哈笑了，我知道谁是小桂子她妈呀！
天气暖和多了，棉袄早就脱下来，夹袄外面早晚凉就罩上一件薄薄的棉背心，又轻又软。
我穿的新布鞋，前头打了一块黑皮子头，老王妈秀贞她妈，看见我的新鞋说：“这双鞋可结实，把我们家的门坎踢烂了，你这双鞋也破不了！
”惠安馆我已经来熟了，会馆的大门总是开着一扇，所以我随时可以溜进来。
我说溜进来，因为我总是背着家里的人偷着来的，他们只知道我常常是随着宋妈买菜到井窝子找妞儿，一见宋妈进了油盐店，我就回头走，到惠安馆来。
我今天进了惠安馆，秀贞不在屋里。
炕桌上摆着一个大玻璃缸，里面是几条小金鱼，游来游去。
我问王妈：“秀贞呢？
”“跨院里呢！
”“我去找她。
”我说。
“别介，她就来，你这儿等着，看金鱼吧！
”我把鼻子顶着金鱼缸向里看，金鱼一边游一边嘴巴一张一张地在喝水，我的嘴也不由得一张一张地在学鱼喝水。
有时候金鱼游到我的面前来，隔着一层玻璃，我和鱼鼻子顶牛儿啦！
我就这么看着，两腿跪在炕沿上，都麻了，秀贞还不来。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我是多么想念童年住在北京城南的那些景色和人物啊！
我对自己说，把他们写下来吧，让实际的童年过去，心灵的童年永存下来。
就这样，我写了一本《城南旧事》。
——林海音

编辑推荐

多少年来，《城南旧事》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，除了再版无数次的小说版外，1985年，《城南旧事》在中国大陆搬上银幕，电影《城南旧事》获得“中国电影金鸡奖”、第二届“马尼拉国际电影节最佳故事片大奖金鹰奖章”、第十四届“贝尔格勒国际儿童电影节最佳影片思想奖”等多项大奖。
中小学生必读丛书，教育部推荐书目，同名电影荣获：中国电影金鸡奖等众多奖项。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http://www.tushu007.com